

怀念永怀

——长思英雄泪满襟——

谈镐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春节过后, 接到纪念永怀同志九十诞辰的通知, 原想写篇文章, 但由于久病之后刚刚出院, 未能如愿。

明天即将举行纪念会, 实因体力不支, 不能亲去赴会。去年他逝世三十周年, 往事如潮, 仅以难忘的几件事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

我于 1946 年初抵美, 在 CIT (加州理工学院) 与他初次见面, 相处日短。1946 年我去康乃尔大学航空学院, 随即他也去了, 才熟悉起来。1947 年当我收到父亲病逝的电报后, 悲痛万分, 他没有劝我, 却嘱咐郑曾同多陪我出外散散心, 让他好好安慰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默默地关心后辈之情, 难于忘怀。

我获得博士学位后, 工作中始终将他视为兄长, 在学术讨论会上, 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但毫不影响友情。而是在互相争论中提高了彼此的理解, 加深了相互的信任。这种好传统, 他在力学所延续下来, 树立了探讨学术的新风。1978 年我创办的基础研究室也是坚持这样做的, 至今这种传统已得到大家的共识。

1956 年他归国前夕, 我怀着眷恋之情专程赴芝加哥相送, 并彻夜长谈。因当时我正在创办热工研究所, 难于同行。我们约定将来一定要在祖国共同推进科学的发展, 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依依惜别。

1965 年回国后, 他不仅将科技界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我, 还在各界社会交往中亲自陪同。他了解我是个读书人, 不了解国情, 怕我一时不能适应环境。这种细心关注的事不胜枚举。他的确把我视为兄弟, 我对他也视若兄长, 他亲自安排我接替他 (6405) 的任务, 委以重托。

回国未及半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暴风骤雨吹散了他的家庭。1968 年国庆之夜, 我去看望他, 饭后一起走向力学所, 一面看焰火, 一面详谈今后我国科技发展应走的道路。不料, 竟成为我们的诀别。

在他殉难之后, 我决心按在芝加哥的长谈完成我们的初衷。文革后, 我给国家的建议都采纳实行了。我培养的学生们也都已成材, 其中有的人曾是他的研究生, 他们都已在科技各个领域挑起了重担。永怀兄在天之灵有知, 当可告慰,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间。谢谢大家!